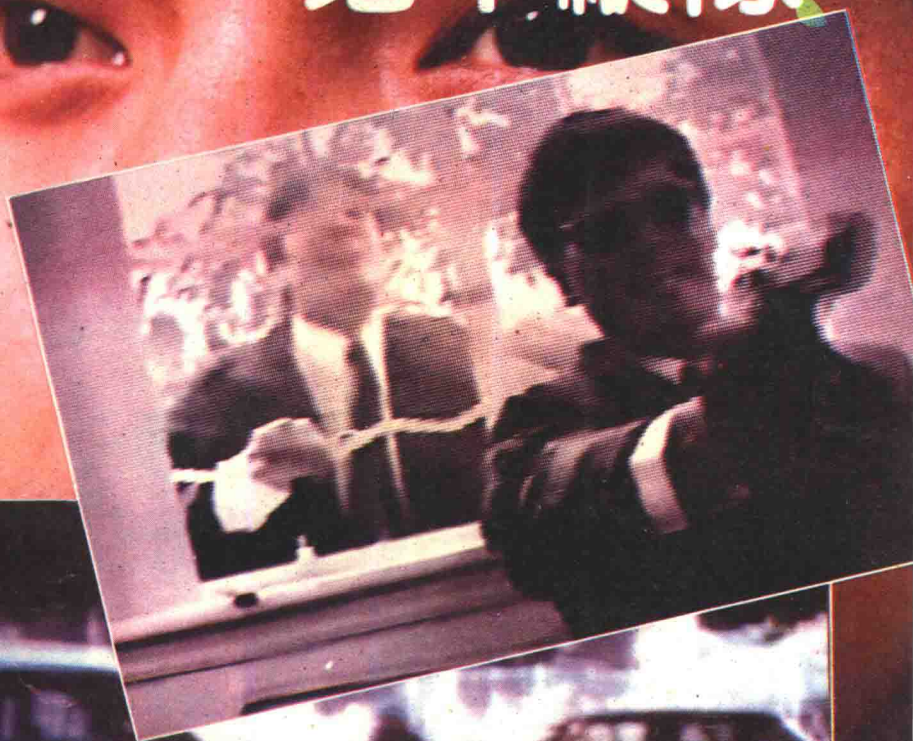


香港紅衛兵 地下縱隊



時代文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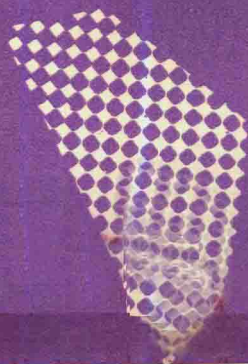
梁 潛 著

記實小說



香港紅衛兵 地下縱隊

梁 潛 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八十年代，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丁继松、胡经伦、俞宏、罗巴西被香港警方利用组成“香港红卫兵地下纵队”，打入黑社会“大圈帮”卧底，实行“以毒攻毒，以圈制圈”的行动计划。他们先闹喜来登酒家，绑架“三合会”头目大牛驹。继而火拼罗汉章，打垮陈安浩。又与杀上门来的刘厚生帮伙激战，大获全胜。不久，大陆个体户黄佛纯贩毒来港，“大圈帮”另一支邝必胜联合地下纵队和大牛驹同染指此事的“三合会”叶剑明展开龙争虎斗，弄得香港街头枪声四起，人仰马翻，曝出了香港黑社会的层层内幕。

XIANG GANG HONG WEI BING DI XIA ZONG DUI

香 港 红 卫 兵 地 下 纵 队

梁 潜 著

责任编辑：王 我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5 000字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8 000册 定价：4.40元

目 录

一、今次的主角不是我和你.....	(1)
二、还得要买假身分证.....	(13)
三、同志加“表亲”	(28)
四、初会“广东省长”	(30)
五、喜来登亮旗号.....	(41)
六、大陆仔初试云雨情.....	(52)
七、被人出卖.....	(65)
八、美丽女护士.....	(74)
九、打野鸡.....	(81)
十、孽缘.....	(94)
十一、肮脏的交易.....	(118)
十二、卧底生涯.....	(126)
十三、打劫天才.....	(130)
十四、爱火的冷却.....	(143)
十五、不盖英国国旗的牺牲.....	(156)
十六、痴情汉子.....	(173)
十七、错把珍珠当鱼目.....	(188)
十八、设局.....	(191)
十九、良心的代价.....	(208)
二十、自卫还击.....	(212)
二十一、奇耻大辱.....	(223)

二十二、大圈悲歌.....	(232)
二十三、失踪的浪子.....	(239)
二十四、逃出香港.....	(245)
二十五、没有永久的敌人.....	(253)
二十六、快熬出头了.....	(264)
二十七、恩怨到头.....	(269)
二十八、惹火人物.....	(275)
二十九、本局没有赢家.....	(283)
三十、逍遥他乡.....	(296)

一、今次的主角不是我和你

迈入九十年代的国际大都会香港，仍然未能摆脱大厦将倾大船将堕的阴影。困扰香港政府的不仅有劳工短缺问题、人才流失问题、各种工潮迭起问题，尤为严峻的是，社会治安问题每况愈下，已经使得香港政府喘不过气来。

当中最为突出的是快艇走私案、持枪械劫案、标参绑票案，有逐月上升的趋势。香港警方限于人手和资金设备的不足，捂得疮疤治不了疖子，疲于奔命，景况极为狼狈。根据港府一份秘密文件透露，香港近年罪案数字急剧上升，除了是由本地一小撮黑社会分子兴波作浪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加入了一大批由中国大陆合法和非法涌进香港的移民，这帮移民文化程度低下，良莠不齐，给香港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专责处理严重罪案的香港皇家警察高级警务处长麦克逊，是个道地的英国人，但已经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年，是个中国通。刚才，他被召进港督府，接受了港督卫奕信的一顿训示。卫奕信也是一名中国通。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令一半以上的香港人感到惭愧。平时在警队中有“凶神”之称的麦克逊，在港督面前柔顺如猫，恭敬地站着，大气不敢出。只是接连地行礼，接连地称是。事情的起因，是前天英国专

责香港事务的外务部次官罗哲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途经香港，顺便作亲善访问，在中环演艺中心门口接见香港行政局、立法局议员时，亲眼目睹了一场精彩的警匪枪战。四个打劫中环谢利源金铺的蒙面匪徒，在金铺搜掠金银财宝得手之后，在撤离现场时与一小队警员遭遇，双方立刻开枪驳火，匪徒势单力薄，便朝人多的地方逃跑，企图利用行人作警方枪弹的障碍物，不想却闯进了英国外务次官的亲善团里面。也活该这四个匪徒倒霉，罗哲不是普通的客人，香港警方为预防不测，布置了大批的警员负责保护。匪徒逃窜过来，负责警卫的督察一声“格杀勿论”，几十个军装和便装警员的枪口，便对准了那四个亡命之徒，一阵乱枪，两个匪徒当场倒地，另外两个见势不妙，慌忙逃入就近的一间快餐店，用枪劫持了两个女侍应，双方僵持了七个多小时，匪徒才弃械投降。在乱枪之下神态若定的外务次官罗哲，不知是表示赞赏还是表示讽刺，向一旁陪着笑的港府高官竖起了大拇指，港督却自感脸上无光，在罗哲离开香港返国之后，立刻召集所有高级警务人员进行训话。麦克逊荣幸地被单独召见，隆重的场面，可想而知。

麦克逊被限令在一年之内，扭转治安环境急剧恶化的局面，否则，便执包袱滚回英国。

麦克逊自然不想回英国，英国是他的故乡，却不是他的地头。失职被遣，故乡迎接他的，可能是臭鸡蛋煮意大利粉。

那两个中枪倒地的匪徒，送去医院时，已证实不治。另外两个投降了的匪徒，在接受审讯时，一问三不知。不是想抵赖，铁证如山，是无法抵赖的；也不是想讲义气，因为本

身无义气可言，而是真的不知道。一个操乡下口音的匪徒被逼不过，哭丧着脸说：

“大佬，你打死我都没用，我们前晚才从深圳蛇口游水过来，一上岸，便有人用面包车焗住^①，今天早上，才有人给我们看地图，那人用女人丝袜蒙住脸，连我们都信不过。我们得手之后，那班扑街衰仔看见你们人多，临时缩骨^②，说来接应没来接应，我们才死了两个兄弟。如果你们肯放我们出去，你们不找他们算帐，我们也要找他们晦气。”

这是一宗典型的内外勾结。香港的犯罪分子，利用内地一些不法之徒求财心切，雇用他们来港作案，事成了，他们获大头，数钞票数到手软，事败了，你死你贱，他们脚底抹油，警方抓不住把柄。做的是无本生意。

这可难为了香港警方。按照法律，这些从中国大陆偷渡过来的非法入境者，如果不犯事，抓获之后，便会遣返大陆，如果犯事了，香港没有死刑，便只能判坐牢。判的刑期越长，就越浪费香港纳税人的金钱。

麦克逊坐在警厅里，苦思冥想了一天一夜，最后，还得放下架子，亲自到国际刑警香港分理处请求协助。分理处的高级帮办J·L·黄微笑着望着英国人，问：

“你希望我们如何参与？”

“何东尼。有何东尼就够了。”麦克逊做了个手势说。

M013号特警何东尼在破获澳门李超卓利用泰妓勒索香港某名流一案之后，在警界声名大噪。

①意为关禁闭。

②怯阵。

那一役，何东尼可受尽了委屈，被迫关入美沙铜戒毒中心进行戒毒，最后凭着仅存的一丝运气，才把绰号“波士李”的大毒枭李超卓击毙在公海上。

“既然麦警司这么看得起何东尼，那就让他过去好了。”
J·L·黄说。

“太好了，谢谢！”

过了两天，何东尼奉召前来报到，仍是一副白粉道友的窝囊样子，时不时要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抹鼻涕。这是吸毒者的一种后遗症。没有办法的。

麦克逊在一间蜂窝状的密室执着酒杯热情地迎接他。

两人互相拥抱了一下，便分宾主坐定。有仆人上前为何东尼斟酒，何东尼摆了摆手，小声地笑着说：

“麦警司，不必客气，从今天起，我将接受您的指令，您有话尽管吩咐好了。”

“哪里话？在对付犯罪活动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也没打算对你加以限制。换句话说，你完全是独立工作。”

“谢谢！”

“你有权调看警署一切秘密档案资料和有权指挥一切受我控制的警察部队。”

“谢谢！”

“你还有什么需要？”

“……”

“这是我所能给你的。”

“谢谢，我想足够了。”

“你有什么想法？”

“这个，我想先看看档案资料再说。”

“好，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三天之后，何东尼再次面见麦克逊。他带来了四份个人档案。

“何帮办，我没有选错人，你是好样的。”麦克逊有点迫不及待了。

“不，今次的主角不是我，也不是您。”

“为什么？”

“这里有四份个人档案，你看过之后也许就会明白的。”

“何帮办，你要搞什么鬼！”麦克逊摇摇头，表示不明所以。这是英国绅士的一种派头。

“麦警司，你一定要看。”

麦克逊只好接过档案，并抽出其中一份，摊放在桌面上。

这是一份个人简历表：

“丁继松，男，湖南邵阳人，三十三岁，曾服兵役，七九年参加过越战，八五年转业，担任湖北省某县公安局刑侦科副科长，曾参与破获十数宗全国大案要案，八九年七月，因牵涉一宗强奸杀人案，被人陷害，被迫逃亡香港。捕前为一建筑地盘雇请之黑市劳工。

该犯在拘留期间，行为良好，建议按原定刑期满后，遣返内地。”

“这个怎么回事？”麦克逊看完问。

“畏罪潜逃，遣返大陆，死路一条。”何东尼没有表情地说。

“他可以申请政治庇护的。”

“没人受理。”

麦克逊又抽出另外一份：

“胡经伦，广东中山人，二十九岁，男，曾服兵役。八三年退役后，回乡务农，因家居遭受火灾，八五年至八八年曾四次偷渡来港，均遭遣返。八九年二月再次偷渡来港，八月被捕，捕前为一建筑地盘雇请之黑市劳工。

该犯在拘留期间，曾企图越狱，打伤一狱警，行为恶劣。建议按原定刑期满后，遣返内地。”

“这个行为不轨，怎么不加刑期？”麦克逊问。

“你手下做事，该仁慈的不仁慈，该严厉的不严厉。”

麦克逊瞄了何东尼一眼。

“我没有说错。”

麦克逊没说话，又看完其余两份，沉吟了一下，试探着问：

“何帮办，你不是想以毒攻毒吧？”

“据查，丁继松和胡经伦曾在一个连队服役，而俞宏、罗巴西，与丁、胡两人关系密切，都有过行军打仗的经历。这四个人如为我们所用，则与一支小型军队无异。”何东尼自顾自地说道。

“O K！”麦克逊一拍大腿，“这主意不坏。”

“我敢肯定，这主意你也想过。”何东尼不动声色。

麦克逊“哈哈”大笑起来。

“何帮办，你向我要滑头来了。”

“怎么样？”

“这主意是好，但风险太大。”

“麦警司指的是什么？”

“这个嘛……”

“风险由我来承担，我负全部责任。这行了吧？”

麦克逊两手弯曲支着腮帮，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何东尼，不置可否。

“你默认了。”何东尼笑了，“你只能默认，对吧。”

麦克逊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说：

“非常时期，事不得已，你猜破了我的心事。说吧，你要什么条件？”

“不多，我只要一名绝对可靠的线人^①，以及七至八个香港身分证。香港身分证我要坚^②的，不要流^③的。”

“线人我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位。”

“可靠吗？”

“他已经跟了我八年，从未出过差错。”

“我需要更详细的资料。”

“他名字叫郑社权，隶属于香港皇家警察。鉴于他的职业关系，他从未得到过任何一枚奖章。但我预备有一天，将亲自到英国白金汉宫要求女皇殿下颁授他维多利亚军功奖一枚。”

①卧底。

②真的。

③假的。

麦克逊说着说着竟动了感情，何东尼随即垂下头说：

“我明白了。我也会好好照顾他的。”

“身分证之事，我现在不能立刻答应你，因为这件事情我一个人作不了主。但我向你保证，如你挑选的那帮人干得出色，他们是会如愿的。”

有一点大家都没有明说，就是双方的不谋而合。麦克逊不愧为一条老狐狸。何东尼看见已经无法再得到什么，便伸出一只手来说：

“那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赤柱监狱。九十七号牢房。身穿囚衣的满脸络腮胡子的丁继松，正双手环膝蹲在墙角里，眼睛仰望着离地面三米多高的铁窗射进来的光线发呆。他已经在这里呆了近六个月，再有几天，他将要和他的伙伴们一起被遣返大陆。等待他的命运，将是不可预测的。最大的可能是，他将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他没有强奸，没有杀人，但有人证、物证指控他犯了强奸和杀人罪。有人要置他于死地，他无法伸张正义，也无法逃脱。

那天，他正在地盘上工，突然有人低喊：“不好，有差人过来！”他吓了一跳，赶忙跟着其他的黑市劳工逃入还未粉饰装修满是沙石垃圾的二十层建筑大厦内，满以为在里面呆个两三个钟头，警察就会撤走，谁知大队的警察却闯进大厦，逐层搜查和捕捉，他们逃上顶层，警察追上顶层，最后他们只好从窗口爬出去，攀爬在大厦外面仍未拆除的脚

手架与警察对峙。警察用扩音器，用谈判专家，用威迫利诱，企图令他们从脚手架爬下来。脚手架上满是铁锈，风吹过时，便摇摇晃晃，发出“咔、咔、咔”的可怕声音。但黑市劳工谁都不肯爬回大厦，在脚手架上与警察玩起捉迷藏的把戏。被激怒了的警察，在劝喻和追逐无效之后，索性退回地下，撒开包围网，把大厦团团围住，实行以逸待劳的策略。在脚手架上风餐露宿的黑市劳工们，可以抵受一天、两天，但不可以抵受三天、四天，最后饥肠漉漉，筋疲力竭，只好乖乖地爬下来，向警方投降。丁继松是最后一个下来的，他坚持了三天四夜，饿得几乎从脚手架上摔跌下来，是好友胡经伦把他拖拉下来的。一扣上手铐，他就知道自己完了。

地盘突然出现大批警察，肯定是地盘的判头向警方告密，因为判头拖欠了他们近四个月的工资。怪只怪他们太相信香港人，被捕的黑市劳工们，个个咬牙切齿，发誓如有机会，一定回来找丧尽天良的判头算帐。

他们都有机会。坐完牢之后，他们可以再次偷渡来香港，唯他丁继松没有。

胡经伦几次劝他越狱。丁继松只是摇头。他不相信奇迹。他眼睁睁地看着越狱不成的胡经伦被狱卒打得口吐白沫，象死狗一般地拖回来。

香港人根本不把他们当人。徒劳的挣扎，只会换来更大的折磨。

就这样，丁继松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地在监狱呆了半年，直到这一刻，奇迹将要出现为止——

一个狱卒，在牢房门口喊他的囚号，他以为时候到了，

有几分留恋地环视了牢房四周一下，便收拾自己的行李（其实就几件梳洗用具和二千多元港币。这二千多港币是他在监狱里做工赚的），随狱卒出去。

狱卒却不是把他带去上囚车，而是拐了几个弯，把他领入一间黑房子里面。

“松哥！”黑暗中有人低喊。

“谁？”

“是我，罗巴西。”

“还有我，俞宏。”

“胡经伦。”

都是熟悉的声音，丁继松好生奇怪，正要问什么，突然“唰”一声灯亮了，准确地说，是一束射灯亮了，射灯从每个角度向他们身上投放光线。好一会，他们的眼睛适应了，才模糊看见前面高台上坐着两个人。

“这算什么意思？”士可杀而不可辱，急性子的胡经伦“霍”地站了起来。

“没其他意思，只想和你们做一宗买卖而已。”台上的人发话说。

“买卖？”

“是的。我仔细研究过你们的档案，发觉你们只有和我合作，才能摆脱一直笼罩着你们的厄运。”

“合作？摆脱厄运？”

“是的。你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四个囚徒，包括丁继松，好容易才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丁继松冷冷地问：

“你是什么人？”

“我是谁，你们日后会知道。”

“想谈判的话，你不能以这种态度来对待我们。”

丁继松话里有骨头，台上的人当即哑了。半晌，台上的人才叹口气说：

“委屈你们了。现在只能这样，我也无奈，请你们谅解。”

这是半年来丁继松他们唯一听到的一句稍带感情色彩的话。四个人互相望了一眼，肚里都嘀咕着。良久，才由俞宏小心翼翼地问道：

“阿Sir，你是兵我们是贼，我们怎样合作？”

对方“哧”一声笑了。

“兵也有孬兵，贼也有好贼，怎么就不能合作？况且我们的合作，不是杀人放火，伤天害理，我们是除暴安良，伸张正义。如果你们同意，我们就是同志了。”

台上的人说着已走了下来，站到四个囚徒中间，大家这才看清是一个普通的青年，甚至连警服都没有。

“我自我介绍，何东尼，香港反罪案行动组帮办。”

丁继松心如撞鹿，凭他的经验，他当然明白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一种求生的欲望，刺激得他头皮发麻。他颤抖着声音问：

“你要我们干什么？”

“协助香港警方，打击犯罪活动。”

“代价就是放我们出去？”

“不仅如此，以一年为期，如果你们工作出色，你们将

会得到合法居留权。”

“你没有骗我们？”

“骗与不骗，要看你们自己。”

“……”

突然有人“哇”一声叫起来，原来是罗巴西兴奋得一蹦而起。

而胡经伦却大口喘着气，显然也是因为激动过度。

丁继松仰头闭眼，两手合十，缓过一口气，又问道：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这一句话？”

何东尼一怔，用手指向胸膛：

“就凭做人的良心。”

大家都忘记了高台上还坐着一个人，他就是香港高级警务处长麦克逊。他冷不防地从背后插了上来。

“除了祝贺你们，我还有话说。”

何东尼赶忙把他介绍给大家。

一个担任高级警官的英国人站在他们面前，丁继松没有理由再怀疑了。

“只要你们履行诺言，我们将会竭尽所能。”他代表四个人说。

“嗯。你们虽然不用宣誓向英国女皇效忠，但你们的行动，将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你们不能犯任何错误，否则，你们随时会被遣返回中国大陆。”

“这个我们懂得。”

“还有，你们要绝对服从命令。”

“是！”